
日印澳怎樣看「四方安全對話」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美日印澳「四方安全對話」（Quad）峰會 5 月 24 日在東京開幕，反對者認為該組織「充斥陳舊、過時的冷戰零和思維，軍事對抗色彩濃厚，有違時代潮流，注定不得人心。」美國試圖「把其他地區搞亂以後，再把亞太地區也搞亂.....熱衷於拉幫結伙搞小圈子.....是一個製造分裂的戰略，就是一個煽動對抗的戰略，就是一個破壞和平的戰略」。

中國俗語有云：「一頭牛不願意飲水，你根本無法按下牠的頭顱。」美國是否有能力一廂情願地拉幫結派呢？本文之目的是希望通過反映澳洲人、印度人、日本人的觀點，從而一窺四方安全對話的本質和未來的可能方向。

澳洲學者海莉·錢納（Hayley Channer）是珀斯美國亞洲中心（Perth USAsia Centre）的高級政策研究員，她指出：澳洲普遍民意支持加入「四方安全對話」，在今次澳洲大選這是主要議題之一。但錢納認為「四方安全對話」應該朝著兩個方向擴充，首先，對話的議題不應該只局限於中國，而是需要擴展到其他關乎亞太地區的重要事務，例如經濟發展、供應鏈、公共衛生.....。畢竟，「四方安全對話」的源起並不是針對任何國家的軍事同盟，2004 年南亞大海嘯之後，美日澳印四國攜手合作，向受害國家提供人道援助。第二，錢納主張這夥伴關係不應該只局限於四國，在將來應該邀請更多持份者加入。

布拉瑪切拉尼（Brahma Chellaney）是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戰略研究教授，他也是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的成員。他指出：印度在參與「四方安全對話」的同時，亦需要考慮怎樣平衡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，畢竟，中印雙方仍然維持著數量龐大的雙邊貿易。印度亦無意對美國的外事政策亦步亦趨，當美國聯同盟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時候，印度並沒有跟隨，原因之一是中印曾經多次發生邊境衝突，但美國並沒有立場鮮明地站在印度的一邊。此外，他質疑美國在拉攏盟友和建立國際組織的時候，是否應該標榜民主與獨裁的對立，這種做法可能會令到本來和美國關係密切的非民主國家望而卻步。

然而，新德里尼赫魯大學中國研究教授斯里坎特·康達帕利（Srikanth Kondapalli）則表示，中國對印度經濟的重要性被高估了，印度僅從中國獲得了 82 億美元的投資。康達帕利說：「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數字。」相比之下，中國在巴基斯坦的投資高達 520 億美元。

神保謙是慶應義塾大學政策管理學院的教授，他曾擔任日本防衛省防衛大臣特別顧問（2020 年）和國家安全事務局高級顧問（2018-20 年）。他認為「四方安全對話」並不是軍事聯盟，更遑論成為「亞洲版的北約」。神保謙著眼於經濟安全，俄烏戰爭所帶來的啟示，就是在重要物資上不應該過度依賴單一國家，「四方安全對話」應該致力於怎樣分散供應鏈，建立一個穩健的經濟同盟。

雖然以上各人不是政府官員，但是他們都是政府的智囊或者顧問，在影響政策方面有舉足輕重的作用。綜合以上的見解，我會用四個字來形容日印澳的想法：眾說紛紜。在短期之內，「四方安全對話」不太可能形成一個軍事同盟，更遑論事「亞洲版北約」；長遠來說，這組織可能會將合作關係轉移到供應鏈、公共衛生、科技發展。峰會結束後，「四方安全對話」獎學金將會贊助 100 名美國、澳洲、印度、日本學生赴美攻讀科學、技術、工程、數學 (STEM) 領域的研究生學位。以目前來說，日印澳其實亦有合理的關注，例如供應鏈過度依賴單一源頭的問題。過度激烈的批判可能會適得其反，加速了地緣政治的對立。

2022 年 5 月 24 日

原載於香港《時代論壇》

[**更多資訊**](#)